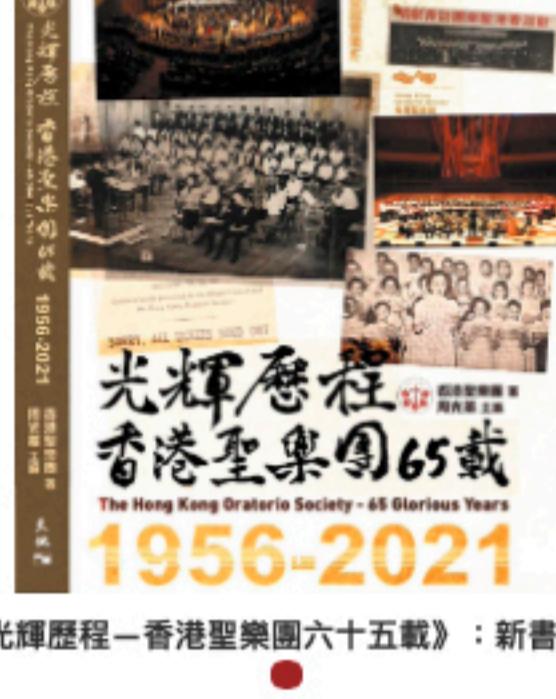


唱出香港音乐文化的传奇 (周九棠)



的願望，該樂團沒有恆常資助，六十五年走

周光秦，香港大學音樂史博士，現任《香港志》音樂篇章編著。編著《中央樂團史1956-1986：指揮家的誕生——閻惠昌傳》、《香港音樂的前世今生——香港早期音樂發展歷程1935-1955》。

近年經常聽到的一句，是要說好某某故事。研究音樂史多年，從北京中央樂團到香港二戰前後音樂發展，講述音樂的人與事，方法很多。一直以來都有一個願望，以自傳形式，通過歷年音樂會和活動，講

香港聖樂團是少數擁有上述資源的藝團之一，如果以年資計算，這個民辦合唱團更是香港資歷最長而仍然恆常演出的藝團。巧合的是，該團成立於一九五六年，正好與中央樂團同齡，也較一九五七年從中英樂團改名為香港管弦樂團年長一年。

香港聖樂團一向予人宗教團體的印象，大概是因為名字中的「聖」字。其實這個誤解早於該團一九八四年首訪北京時已經理順，翌年除夕夜更在上海演出神曲《彌賽亞》，由上海樂團伴奏，凸顯改革開放的民心和自信，以及滬港交流。已故指揮黃永熙博士在簡體字的場刊中述說，那是他離開上海後三十八年

八十年代首訪京滬，可以說是我整理該團六十五年、三百多場音樂會資料之中印象最深的音樂會之一。感謝香港聖樂團同仁保存節目單，讓幾十年的資料原好展現，更讓我編寫藝團自傳《光輝歷程—香港聖樂團六十五載》的願望實現，但要經過艱苦的整理和編纂。

三年疫情提供了契機，讓有充足時間整理各場音樂會。除了樂團上下源源不斷傳來歷年演出資料，我也請來昔日編寫《香港音樂的前世今生》一書的研究助理李苑嫻，蒐集逾千條與樂團有關的中英文報刊文章，細讀後從其中選擇引句，拼貼在相關音樂會，也同時將個別值得細讀的全文，包括樂評、場刊序言等，放在附錄中。

文字資料以外，全書的場刊、剪報等圖像整理由同樣昔日拍檔談煒茵負責，她也負責拍攝書中六位口述「我與香港聖樂團」的資深成員，其中包括中學時期加入聖樂團的中文大學校長段崇智。還記得當天在校長室進行訪談時，段教授對他在聖樂團參與的三年滔滔不絕，那是一段香港六十年代很珍貴的回憶。之後他加了一句，近日在練習毛筆書法，樂意為書題字。經過樂團同意，書的封面橫排、書脊直排和口

回顧六十多年音樂會，香港聖樂團可說是唯一民辦、沒有政府恆常資助的音樂團體從戰後文化百廢待興背景下走過來的。五十年代的起步，當時政府實行「不干預」政策，對文化藝術活動一概不予支持。在沒有大會堂的日子，樂團在學校、教堂演出，包括在香港大學陸佑堂與業餘時期的香港管弦樂團合作演出海頓、韓德爾清唱劇，指揮是從上海來港的前工部局樂隊指揮富亞（Arrigo Foa）。一九六二年大會堂開幕後，二團合作演出大型合唱作品，包括布拉姆斯、威爾第安魂曲。後者一九六八年更是香港首演，也是剛剛從美國回港的黃永熙最重要演出之一，女高音江樺也是首次與聖樂團合演。三年後二團合演貝多芬第九交響曲，由林克昌指揮，作為當時「香港節」的節目之一，那也很可能是《貝九》的香港第一次全曲演出，意義不凡。

記得去年跟一位音樂友人商討聖樂團五十五周年之際，我提出希望他們能選唱威爾第安魂曲。我於是提出如果二團五十五年後再次合演，那可是最佳的紀念方式。可是對方講了一句：聖樂團水平遠在港樂之下，沒戲。當時心裏感到很悲涼。港樂有今天的成就，都是因為一九七四年開始政府大力支持。可以想像港樂沒有政府的資助會如何？香港聖樂團就是那樣堅持至今。其實港樂約十年前也曾請過水平甚低的澳洲業餘合唱團演出；就是後來演出威爾第安魂曲的港樂合唱團也不在聖樂團之上。港

獲選香港十大樂聞第二位  
本書得以整理、出版，也是本著尊重歷史，更珍惜今天之來之不易。可幸出版之後不久，遇上一年一度

該團音樂總監陳永華教授作得獎感言，提到聖樂團歷年來唯一做的就是唱歌。從書中可以讀到，歌聲中唱出由大校長，也唱出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院長楊健明、香港演藝學院聲樂系主任阮妙芬、資深大律師